

另有一個年輕女人，黑髮黑衣，還戴著黑帽，正快速的往前跑。邊喊邊追的男人也很年輕，他在擁擠的人群中高舉雙手，像在游泳似的向前掙扎，還不停的大聲叫著「小偷！小偷啊！」然後衝到街上。

維克多緊跟著男人後面追出來。黑衣黑帽的黑髮女人在人群中走得很快，一會兒就不見蹤影了。年輕男人失望的靠在電線桿上，上氣不接下氣的喘著。

「怎麼啦？你沒有關係吧！」維克多把手放在男人肩上。「你被偷了什麼東西？告訴我沒有關係，我是警察。」

「啊！警察……」年輕男人好像很吃驚。

「沒錯，我是維克多警員，你掉了什麼東西？」

維克多掏出員警證，這個男人顯得更不安了。

「沒什麼啦！小東西，沒有關係！」

「這怎麼可以，你是被害人，我們到前面的警察局去談談經過的情形吧！」

維克多指著前方閃著紅燈的建築物，沒想到年輕男人竟不知所措的往後退。

「不用了，都是些不值錢的東西……」他突然拔腿就想跑。



「衣櫃裡的襯衫下有一條女用絲巾。」

「橙色的嗎？」

「對。橙色和綠色相間，有個很大的水滴圖案，而且皺皺的。」

「沒錯……那是艾麗絲的絲巾。」維克多激動的叫了起來。

「我看過艾麗絲使用這條絲巾，但在屍體旁邊並沒有找到。我想她一定是被凶手用那條絲巾勒死的，果然沒錯。」

「這麼說，必米修是凶手了。」

「艾麗絲被殺時，公寓裡的人所看到的陌生女人，一定是那個自稱公爵夫人的俄國女人。」

必米修和俄國女人是共犯。不知道是兩個人都去了艾麗絲的寓所，還是只有俄國女人自己去。反正，絲巾是在必米修的房裡找到，他們就脫不了嫌疑。」維克多充滿自信。

這天晚餐前，維克多離開飯店，到街角的報攤買報紙。晚報社會版的大標題十分醒目。





了，還這樣逗弄我，真是可惡！」

想到自己居然被羅蘋擺了一道，維克多的手顫抖著把名片交給檢察官。檢察官驚訝的說：「呀！亞森·羅蘋！特羅雷男爵就是亞森·羅蘋！」

好一陣子，他才平靜下來，說：「維克多，你一定覺得遺憾吧！我也覺得很遺憾！不過，你的推理能力的確是一流的。沒有人明白特羅雷男爵為什麼要讓車子繞道，你卻看出男爵是為了爭取時間，以便將債券藏在車裡。對於你的洞察力，我也很佩服！亞森·羅蘋大概認定一般的辦案刑警不會發現，只有能力特別強的刑警才可能考慮到這些細節而來檢查座墊。所以他才放了這張名片。這張名片上寫的字，並非嘲笑你，而是對你致敬。」

聽到檢察官由衷說出了這些話，維克多覺得舒服多了。剛才的氣憤和難為情也消失了。對於羅蘋這種高超的技法，維克多實在無法不心服。

「檢察官由這張名片認為特羅雷男爵就是亞森·羅蘋，但是，特羅雷男爵現在正關在尚堤拘留所裡！難道那時坐在車子裡的並非男爵，而是亞森·羅蘋？」

「嗯！我相信羅蘋一定是改裝成特羅雷男爵，而關在尚堤拘留所的則是真正的



